攻媿集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攻媿集

(六)

樓鑰撰

攻媿集卷二十七

奏議 西掖奏藁

緡泉州吳淨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寧失之而不忍其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此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觀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殺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擔趕打案中明稱淨黨勢迫見有木柄鐵齒爬拏急把起爬拏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地再以爬拏木枕背打左邊肋下虛處扇骨上一下傷重于辜限內身死爬拏既非殺人之具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扁擔趕打偶有爬拏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非

是兇惡。實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儻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之冤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詳考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向火炙救。蘇穗奴等依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爲重傷。況本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爲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睿照。

繳刑部劄子　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佐。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冤。而後處決。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爲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三細繹。雖是申嚴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言。條列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財賄之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爲未然。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爲職。州郡詳覆。而本司

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爲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靜閒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爲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爲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別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爲辭說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干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清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爲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爲辭說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爲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之務不清恐不專爲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爲此言者恐未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囚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奸天地至和之氣臣以爲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爲大患是當別議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駁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異愈繁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既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勘鞫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

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提刑司詳覆斷遣施行。臣以爲議者固以必不可行。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行條法。不待申言。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尚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今所降。臣愚實恐州郡安希風旨。奏裁之案日少。詳覆而斷者益衆。雖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以寒心也。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內稱。間有將賊贓低估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以應贓不滿之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點對。將官吏取旨施行。臣竊以爲尤非也。漢景帝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政恐人之畏罪而不讞。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罰無赦。則誰敢讞乎。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固已深慮。而況此明禁之乎。低估價錢者取旨施行。則今後必多贓滿之人。尤非臣所敢聞也。竊觀自古書傳所載。惟務寬宥。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類。不一而足。矧祖宗以來。惟恐有司不以冤獄上聞。大中祥符六年。眞宗以外郡斷獄有疑及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即申奏。詔令申提點刑獄官覆實具案。附驛以奏聞。付大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大辟案情理可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提點刑獄官。竝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更不駁勘。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爲今日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長策。使斯民之無犯。莫若且仍舊貫。無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已甚。拳拳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爲立異。利害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

默伏望聖慈詳察寢罷上件指揮實爲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恩澤（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尚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施行）

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澤數目其册寶推恩止係特降指揮大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舉也皇后册寶親屬推恩舊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臣寮申請特減七人此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于十八人中又乞減省遂又減八人紹興元年皇后受册先得旨應照淳熙三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後體例以聞得旨與十人仰見陛下遵守家法莫敢舉之之意今因李孝純等陳乞卻復八人雖比之舊制仍少七人正合安恭皇后之例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及紹興元年特旨裁定而今日又復增添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不宜有此如聖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俯循其請乞降睿旨所添八人止許奏本宗親如此則既不失恩厚又有撙節不致汎溢已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同給事中尤袤）

臣等聞之蘇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即豪傑有所不能振起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和顏受

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眷注言聽諫行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職遂正從班人皆以爲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郡大中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矣而臣等猶敢有言者非爲一大中也爲臺諫事體惜也非止爲臺諫事體也爲國家惜紀綱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不知所言之詳而同日與郡陛下既以爲權侍臣矣而僅一直寶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爲朝廷以言罪人乃與所論之人俱坐汰斥實傷國體且虧仁厚之政近年臺諫風采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作以強主威以尊朝廷以譽姦邪以沮僥倖言脫于口應之如響中外竦動紀綱自張不然則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爲矣公議皆賴陛下選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度今事勢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鑒蘇軾之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施行稍有次第使得從容引退優禮以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全國家退臣之禮猶足以示四方儻陛下慨然感悟曲留其行則臣等幸甚過望士大夫感悅奮勵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行書讀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　皇后歸謁家廟・親屬推恩數內・門客蔣孝曾・親屬張孝詵・霍淵・霍濤白身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嘗具繳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臣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后添此八人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臣亦不敢固執即已施行近者伏覩皇后歸謁家廟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駁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聖主化由近始中宮以義制私朝政清明

中外悅服。近來親屬推恩。雖人數比舊爲多。然出自宸斷。裁節橫恩。大率略盡。臣輩尙復何言。仰惟陛下從善如流。千載一遇。詎敢失職。以負聖明。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郎。臣亦不復論列。命婦加封。親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孝曾白身補將仕郎。親屬張景詵、霍淵、霍溥。白身補承信郎。求之故事。既無比例。比之衆人。最爲太優。蓋白身補官。豈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此倖門。前此止以李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行恩澤。張景詵、霍淵、霍溥。既是親屬。卽合于所添八名恩澤內補官。庶免又于十八名之外。別添三人。反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官之例。尤不當僥冒補授。欲望睿旨令親屬三人于所添八名內奏補。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郎指揮。或與免文解一次。實爲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八

奏議 西掖 奏稾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潛藩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亦未嘗有害于民。惟是近歲。浮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景珪。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爲言。蓋恐未允公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言。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劉煒監司差遣 聖旨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

臣與劉煒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爲人。頗有志于事功。故朝廷任以邊郡。權爲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淫入于內郡。合行措置禁戢。人雖以爲私憂。然無敢以身任其事者。朝廷以衆言下之漕司。煒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煒

爲之太遽。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費朝廷調護。爲之遣使。爲之集議。始則降官會。終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塞心。僅得少定。至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爲經久之計。識者方且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之齒。齒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煒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苟免。尙足以爲功乎。陛下若念其爲國任事。其志可憐。前日之擾。非始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其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爲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不敢以仇怨爲憚。冒昧奏陳。欲望睿慈寢罷上件指揮。少俟事體平息。錄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于罪辭。未嘗終棄。遲以歲月。多枝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既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而況帥潘乎。峴之處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憤其冤。峴之居官。汙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揜。前後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議。尙且不容。隨卽寢罷。桂林重鎭。控制南方。非有才具。不足以應事機。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其可使峴居之乎。閒廢雖久。衆尙齗齗。臣若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寢新命于未行之時。別選良牧。以鎭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夫知畏公議。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二十八日.給事中黃裳繳奏.五月二日.黃裳除兵部侍郎.于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臺諫.紀綱風采.日以振作.則朝廷益尊.寖以消弭.則廉陛陵夷.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賴陛下主張.然後可爲.故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諫者.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橫恩者.皆惴惴然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放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肅而嚴.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夫者.爲其能存廉恥.侍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爲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卽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彥邦論韓彥古職名事.後有貼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于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卽求補外.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卽取入文字.揭取貼黃.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爲賢.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爲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爲引退.實有覬望.強悍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汩喪廉恥.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

風采摧頹。無復氣燄。汝諧士人也。一聞裳有繳駮。卽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便就職。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諧親爲黃裳繳論。何顏復就從列。黃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駮之職矣。而汝諧秋毫不動。儼然居職。事理顚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爲容矣。臣愚欲望睿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恥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諧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禮。汝諧處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爲得體。實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憒憒。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敢論奏。今而不言。則爲失職。是敢不避斧鉞。冒瀆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鄭汝諧曰不赴部供職。初四日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錄黃。鄭汝諧辭免乞祠祿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么麽攝承西掖。以論駮爲職。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奏既勤。陛下親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事者罷。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幾于盡廢。是其言可聽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施行之事。不爲不多。乃以一小除目。閱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啓多事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說皆與臣言暗合。以此猶知人情本

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況黃裳一經繳奏。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故處以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論之矣。汝諧必知難以竝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黃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之俱去事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彼論者留。臺諫給舍不復可爲。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爲國乎。陛下若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朝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廉恥。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論駁日至。煩瀆聖聽。皆非得已。陛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爲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聽。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此特其一爾。欲望先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爲晚。上項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誤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供職。繼又準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書行。臣以愚憃闇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麼小臣。區區抗論。實非有他。正爲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害霆之下。朝夕俟命。旻皇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爲有才。故排羣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錄黃。難以書行。臣亦無顏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賜罷黜。庶免久妨賢路。冒犯宸嚴。臣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之至。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產業什物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下採納.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告命不給.俸祿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臣亟取會數目.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幸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而復還其已沒之物產.則賞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貲.今其所餘田產.不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舉以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適所以啓寵納侮.且小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以絕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封椿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內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別儲以備邊費.壽皇置封椿庫.亦欲蓄于無事之時.以爲有事之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爲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惟聞時出內藏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往貰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高宗皇帝嘗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此眞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饑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爲寒心.當今別無生財之道.惟賴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

聞內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虛實。然觀慶降指揮。多取椿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戶房。每見宣取數多。實爲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椿家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內帑既虛。封椿又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虛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指揮。必以恭奉三宮爲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所取之錢。多爲內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實漏卮。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既不可爲。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椎剝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逋。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錄黃。其一曰。令封椿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內藏庫供納。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內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欲以錢糧爲恭請之用。臣敢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于封椿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內藏庫送納。此項實爲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爲奉重親之用。猶爲有名。如後一項。則爲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興念。毋以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之。不知爲中人幾家之產。細民幾萬之資。州縣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笞箠。竭多少資產。輸多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爲陛下言之。望俯鑒愚衷。收還詔旨。務爲節儉。以益聖德。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卽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滿班行。是以政事雖有闕遺。而紀綱不致隳紊。竊忽聞萬鐘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駭。臣尤不遑。鐘之爲人。臣所深識。性資浮薄。舉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艾之意。世居京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凡曰縉紳之彥。鮮與交游。重玷臺評。難逃物議。頃方屏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強顏就職。固已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列。尙曰舊人。謬廁從班。實汙淸選。但工諧謔。何以當吏筆之嚴。僅習歌謌。何以代王言之重。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噲恥與爲伍。將有正士問元禎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鐘。則孤蹤謹避三舍。議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始陳大概。敢祈睿斷。庶寢誤恩。況茲西掖之司。下房最冗。身當衆怨。力拒斜封。今欲使斯人在官。是先與羣小爲地。庶伸繳奏。仰冀聽從。重干天威。恭俟嚴譴。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九

奏議 瑣闥 憲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 改易製造頒冠法服等・竝皆精緻・幹辦御藥院馮輔之・黃鑑・吳思忠・李唐卿・各轉一官・內馮輔之・吳思忠遙郡上轉行・黃鑑李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遙郡・

臣仰惟陛下卽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職。朝廷淸明。海內欣快。雖水潦爲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淳熙十六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竝特與轉行一官。臣誤蒙陛下擢寘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強愎自用。不以法制爲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卽日盡定。蓋知陛下仁孝素著。而於學爲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娛。絕器玩之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卽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遽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示天下。夫人主恃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爲急。橫恩一出。則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振拔。豈應因仍

舊例以躐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竝係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若于遙郡上轉行。則皆爲防禦使。黃鑑見係武功大夫遙郡承宣使。若與階官上轉行。則爲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遙郡。則爲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夫。則爲止法。正如文臣之中大夫也。武功大夫。實歷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如文臣不爲侍從。不得爲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賜與轉一官。其礙止法人。竝與依條回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公。以窒僥倖之門。以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舊日攀附之人。均轉官資。誠未爲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恩。爵賞益濫。嘗考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靮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卽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兩官係用建儲恩併轉。非專爲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契勘。陛下不以位爲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龜年、黃由、沈有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欲望睿斷檢照祖宗之舊典。裁節近年之橫恩。酌爲中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潛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舊僚辭寵之賢。以

示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案煩。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戴勳除知閤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舊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勳者。服勞五年。職爲內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爲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僚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啓倖門。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閤門舍人。今既故除。卽合解罷。乞祠祿而遽以知閤處之。則爲過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闕以須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目已定。又曰候有闕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乃猥以員數已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待知閤。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卽位之初。龍大淵、曹覿、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帶。至次年春間。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覿自御帶俱爲知閤。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二人攀附。雖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能劇就閒。宜允衆論。尙茲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覿依舊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其進不已。恃寵弄權。寖預政事。貽害甚多。太上皇初年。讌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閤。無有論者。公議深以爲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內知之比。如勳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靜。以俟君命。不應遽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爲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徼取其所欲。如控囊然。若遽以知閤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實憂之。欲望睿慈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讌令雍既以持服未可仕宦。勳則當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闕日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卽乞如吳

炎依蔡必勝例權差候有闕日撥填庶得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關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爲煩瀆實以隨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開特與之門恐恩倖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覩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廁于隨龍之數已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承受官係劉處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回授今來關禮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邸奏報兩殿文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淳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幷王俠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潛邸講堂官轉官事乞酌爲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虛心應物從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郎曾經潛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今月十日指揮依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干恩數等竝依淳熙十六年體例臣僚繳奏數內王俠八人十四日得旨王俠等內有官人轉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不私舊人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臣前奏謂隨龍

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靮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卽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例諸色人霍汝翼、王德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潘邸應奉人各與轉一官。其王倓等八人。照曾經藩邸應奉人推恩。則事體輕重。與講官等一體。實爲允當。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爲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橫恩。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尙。朝政淸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 後省看詳臨安府進士鄭熙等連三上書。所言無禮。奉聖旨竝免罪。

臣竊惟陛下卽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者甚衆。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淺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可以家諭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況士人上書。亦間有無稽之言。甚矣此者。欲望聖慈蓋之如天。若此等人一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寘之有司。以旨赦之。庶全國體。若因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懷

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月。指揮周昭應奉醫藥不謹。除名。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恕周昭。行道之人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違豫者久之。竄之海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爲馬希古尚可恕也。王涇、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宮。所宜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宣和又申嚴之。俾竝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猶爲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內內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體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三年。指揮內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爲額。見今溢額人。且令依舊。今後竝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爲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

法。此于事體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勢援之人。皆視法令爲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舊法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體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爲何人。伎藝之精否。考之案牘。則累經繳奏。㵎熙十二年。爲德壽宮醫官。有勞。特與免試驗供職。差入內內宿。㵎熙十三年。又爲醫藥有勞。差充德壽宮祗應。皆爲醫官局執奏。奉聖旨特依今來指揮。皆爲臣僚繳奏而罷。不知懲創。又圖特旨以破舊法。則其人頑狡可知。況內宿風科醫官。既以二員爲額目。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聞大方脈以七員爲額。正緣干求不止。已是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若不行止遏。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而舊法日以寖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之。欲望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閤謝淵爲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眞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瓌、吳琚同爲太皇太后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瓌之請眞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于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眞俸。以㵎熙十五年十一

月降旨．正與吳璹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眞俸爲請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既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傅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爲輕選．臣不知傅昌朝爲何人．第以名簿籍考之．淳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閤進奉白身傅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卽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頃以親屬賞典轉官．先經之部告示．後有給舍繳駁．皆謂依元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傅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閤職．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況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項皇城司除目．俟朝廷取見出身明白放行．本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爲晚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成國信國崇國三大人李氏等．係太上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士歆妻梁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請給．事體雖

若細微然倖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敬爲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爲之遽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爲無名吳琚爲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爲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眞俸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爲幸矣若更依宮人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內國夫人例一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況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蠹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爲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倖門自此攀援日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僖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天下無可議者。蓋僖祖之遷夾室。于禮爲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爲主也。自王安石異論。奉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嚮而議論始紛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翼祖已遷之主入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嚮之議。自熙寧以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僖祖、宣祖祧主所歸。考之于禮經。計之以治平故事。止合竝遷夾室。如順祖、翼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僖祖已久。又紛然有不當使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唐柳冕之言。創爲別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臺諫之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祔孝宗。所謂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寢而不行。臣實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實惑衆聽。臣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悅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搖。重事反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兄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爲職。君命之出。從而

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爲舉職況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使以爲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爲恩不得者遂以爲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爭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淸熙四年初支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既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婦援之兄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況今日國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既不可及雖欲比之淸熙比之紹熙亦不大舛今歲遭壽皇之大喪遣金國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貲以爲民民之受實惠者無緣得徧饑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凜乎可懼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橫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不得當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諱再瀆天聽伏望聖慈終賜寢罷如聖意深念從母毋寧別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琚不得眞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或竝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戾于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淸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體至微不敢瀆冒天聽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爲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宣榮理宜優異與轉遙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猶不可行

指揮再三。終于回授。而況全無來歷。內庭趨走。安得言勞。便嬖使令。豈應優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又不能繳奏。則遙郡不已。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務。以致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綱。將遂蕩然。何以爲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濫太甚。臣是以尤不得不論。欲望聖斷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踰分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恩轉官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官吏等人。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爲遲。今幸舉行故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愚見。如醫官及礙止法人二項。不容不論。醫官久冗廩祿。竊取寵榮。本是庸人。僥倖在選。壽皇違豫之久。中外日伺脈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彌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脈蔚仲堅、郭儀、李九齡。瘡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竝罷重華宮祗應。此蓋太皇太后明知其醫藥狀而至仁覆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蔚仲堅輩、庸繆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僅降三人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上皇帝醫藥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于重華醫藥失職如此。不至嚴譴。已爲厚

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醫官已經降官及罷祇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內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實爲太濫正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卽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竝照淳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猥衆宮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稍得撙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陸彥端將覃恩竝解帶各轉一官恩例特與陪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爲陛下愛惜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礙止法人或轉橫行或轉遙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爲矣陸彥端事太上皇帝爲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爲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彥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遙郡兩宮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聖旨其他礙止法等人竝從所請時令與三人者轉行彥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去年八月又以審思殿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幷使人到闕等泛賞乞于遙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又欲于陪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

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爲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恩倖。濱紊聖聽。動勞特旨。臣愚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御前忠佐成立。該登寶位。合轉四官。內兩資轉馬步軍都軍頭。外兩資轉特與帶行遙郡刺史。諸般請給等。並依周與體例支賜。）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守。引例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琐闥。頃者屢有駁奏。不敢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準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步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以選補。其轉行遙郡刺史者。蓋橫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爲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況此乎。歷考太上皇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官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考。周與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太上皇帝卽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爲之。中書後省繳奏而止。紹熙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與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紹熙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有勞。特與轉遙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爲例乎。況陸安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錄其久勞。猶艱難如此。陛下卽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曾轉滿。徑以四資之恩。超授遙刺。則今之爲忠佐者。又援此例而

進。不可遽止。名器愈濫矣。陛安援周與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戶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又全備。以此知祈恩僥倖之人。宛轉攀援。無時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兩資。則與寢罷。塞倖門而守舊法。實爲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遙郡刺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即合承命。然詳究事體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遙郡刺史爲僥倖。又知兩朝隨龍忠佐人衆。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隨龍。故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考之。太上皇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內吳翊等十餘人。又在陛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于初。則來者自然絕望。一開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賜予益濫。止之則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塞僥倖之路。況陛下卽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絕。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爲害愈甚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林大中。○韓侂胄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彭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內殿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閤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祿。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胄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侍郎得次對與郡。侂胄解閤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官內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眷禮僚舊。一旦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爲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黃裳遽成長往。黃由尋遭外艱。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經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尤蒙眷獎。必其懷不自已。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之舊寮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閤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侂胄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人言籍籍。尚以爲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經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顧豈遂棄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難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聖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是優異。韓侂胄初無過尤。屢求閒退。罷職奉祠。亦不爲過。並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胄事。得旨令並依已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既相關。須

當適平。龜年以眞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爲過乎。臣等區區不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直臣去國。公議爲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爲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旣以決去。侂胄難以獨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胄以外任。或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威。無任震懼。伏惟陛下裁幸。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三十一

狀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某伏覩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袞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爲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學問日進。有聲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襲。博攷經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資稟温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彥。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莫光朝。粹純無玷。廉介自將。種學績文。足爲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著于劇邑。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歷福州通判。又有關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右臣伏覩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洙。少登世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貳朝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寖高。伏望速加進用。儒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學。厲操勤廉。舊名師囝。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爲縣丞。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沈滯選調。窮而益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敢以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爲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宦。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爲故戶部尚書孫覿所稱晚寓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尚沈選調矧又稟資謙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嘯樓昉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臺諫各許薦舉所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繁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者右臣伏覩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瑰偉眞可以掌誥代言久沈下僚衆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盛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劉孝韙之比從事郎江嘯學問精博議論閎放居爲人師頃爲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事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少負俊聲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誥之體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方昉二人與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却非宗黨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虙自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張虙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攷察見任待闕監司。公共薦舉者。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重。臣等卽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權。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預聞考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敢辭。但以人旣難知。知亦不能皆合。如列衞共舉。復恐所見不齊。旣不敢泛舉資淺之人。又不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搉。不敢有私親黨。合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具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符。蚤繼世科。嘗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朝請郎權知臺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家。公廉鎭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爲攬轡之行。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才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必有古膚使之功。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沈端叔王度劄子　同從官。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多。其大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揀拔器使。然以某等耳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玷。自爲諸生。由舍選釋褐。成均多士。咸所推重。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嚮方。其時權臣擅國。方斥逐上封言事之人。而端叔奉檄校試廬陵。乃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言路之通塞。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徇時好。及在左帑。委蛇筦庫鑰鍵。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今猶困選階。端叔處之泊如也。從事郎前安慶府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詞采藻麗。馳聲上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二十年。僅有三考。學殖

愈進。文氣不衰。爲安慶府教授。江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等深考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責。欲望朝廷擢用。眞之館學。實稱其選。

舉閻一德綦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薦舉邊郡太守三二人。姓名來上者。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閻一德。出自世家。屢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錄。以爲規警。頃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泰州。以憂不赴。今任列院。物譽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縣綦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勤于撫字。號稱治辦。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祖故翰林學士宏禮。建炎艱難之時。實掌書命。著兵籌機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家。少年嘗冠銓闈。方爲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興。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謂一時奉命。必致鑿空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咸惜之。臣今並舉充邊郡。一德累經任使。尤所當先。

薦黃膚卿林椅劉子 同倪思。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既不勝愛君之心。無以効報國之志。惟有奬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逭蔽賢之責。今得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臨安府府學教授黃膚卿。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鑒八卷。專論本朝昔與契丹爲鄰。後爲女眞所辱。究切事實。雖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北夷。

攻媿集卷三十二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紹熙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起居郎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于清光螭頭之班尤先于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注之司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自登仕路屢點朝行但期平進之安敢啓超遷之望忽叨新擢實出誤恩已深據蒺之憂更重積薪之媿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眞才俾退即于卿聯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者自揣僥逾彌增震惕伏念臣技能至薄見謂頓遲學術素疎且多廢忘蹤迹左陛曾閱日之未深密侍清光懼記言之非稱矧是縟綸之要實參造命之嚴非智略該通不足以裨贊國論非辭章典麗不足以潤色王猷可使凡才而預華選暫承人乏雖弗許于控辭退睥時髦顧豈容于冒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宸命更選詞臣俾專柱下之官庶愜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中書舍人者。有命自中。撫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爲要。知制誥者。以一日爲榮。前代選才。必試言而後授。近時攝事。多滿歲以爲眞。察之加詳。過于明試。臣自頃承乏。最爲罔功。詞華不足以彰播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虞幽黜。敢冀親除。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亟收成渙。俾仍記注之舊。精求潤色之工。庶穆師言。且安愚分。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高宗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于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于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模。如臣憃愚。遭世明盛。自慙薄宦。幸三入于脩門。雖點從班。未一登于東觀。爲直詞掖。方忝誤恩。共貳史官。敢汙清選。欲望皇帝陛下。俯垂矜照。改畀時髦。使專掌于王言。庶或逃于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直學士院者。忽拜恩光。俯增震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榮。雖曰兼官。亦當遴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蚤玷世科。蠭嘗爲場屋之技。久從吏役。豈能工制誥之文。獨蒙睿主之深知。獲備詞臣之下列。叨居西掖。已懼空餐。攝直北扉。尤驚誤寵。矧清趣尚稽于問寢。顧禁林何急于充員。伏望皇帝陛下。洞鑒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日簡。方當視草之得人。英俊駢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淮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直學士院者惕聞寵命莫措微躬竊以掌制紫垣久慚無補進官青瑣尤懼非宜蓋機要之愈嚴繄出納之攸繫自非學足以與聞國論智足以深照事機或非其人必害于政臣退量至陋深恐不堪昔惟潤色之司猶虞疎闕茲任塗歸之職是速顛隮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詞翰清切之地聖恩誠厚愚分難安自知斷斷以無他衆必斷斷而不可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俯鑒忱衷別擇時髦俾當夕拜庶幾得批敕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淮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權吏部尚書兼職依舊者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攸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事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歷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脩門年除歲遷寖踰于始望寢驚夢愕屢蹈于危機惟茲瑣闥幾更月琯遇事輒發徒自積于怨仇忤旨爲多方日虞于呵譴敢期睿奬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青于東觀仍視草于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貸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眞賢俾退服于舊班庶漸伸于歸志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淮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陞兼實錄院修撰者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模臣才不逮中職多共貳北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竽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躐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冒寵光進升論譔銓曹至穴尚憂綿力之弗勝髦

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選擇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辭免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侍讀者。朝拜宸綸。暮叨恩命。退量譾薄。深切驚惶。竊以帝幄執經之臣。尤高露門進讀之選。自非耆儒博碩。古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間。何以贊緝熙之盛。如臣至陋。冒寵已多。推遷才閱于七年。超躐寖登于八座。已不堪于共貳。尚敢望于至三。昨爲載筆之官。猶慙于記注。今進邇英之列。安有于發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鑒。俯照愚衷。儀圖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容一介。專意三銓。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天聽。伏念臣庸陋無堪。敢萌榮望。比自三汚朝蹟。六閱歲華。太上擢之穴散之中。俾居詞掖。陛下賜以便蕃之寵。遂長銓曹。侍帝幄之深嚴。極儒生之榮遇。汔無毫未。仰贊高明。況今福過災生。量盈器溢。近遭介弟之戚。復有家婦之喪。重貽親憂。尤不遑處。重念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寖衰。喜懼交切。久去鄉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迹。畀臣祠祿。使息疲勞。或得州郡差遣。許其效力于外。庶幾不妨賢路。少遄身災。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與郡狀慶元元年五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職與郡者。聞命云初。揣躬知懼。伏念臣久汙近綴。無補明時。自憐小器之

易盈。況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悃。仰叩宸聰。果蒙從欲之仁。俯遂閒歸之志。已爲厚幸。敢冒殊榮。乃叨寓職之恩。仍畀典州之寄。實踰始望。爰瀝忱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眞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恭拜絲綸。若臨淵谷。竊以東陽望郡。當選脩良。延閣顯名。以優耆德。豈容一介之賤。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入脩門。十更除目。經帷史觀。實爲儒學之華。翰苑銓曹。寖踰從班之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匄外之章。幸動蓋高之聽。本欲少休于疲曳。敢期疊受于寵光。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特回成命。廉以祝釐之祿。從其學稼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宮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干宸扆。伏念臣比以便親求外。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謨寓直。寶婺分符。一旦得之。實踰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冢。以遂私心。誓當勉竭疲駑。圖報君父。已擇行日。即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感疾頗重。始則冒風作熱。以臟腑下痢。年已八十有六。平時雖幸康強。而血氣既衰。不堪觸動。今既伏枕旬日。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無退候。舉家惶擾。朝不謀夕。自知稽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又准七月二日指揮。以臣寮奏請。將應未申到任帥守監司。排日催促。疾速起發。仰惟陛下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在臣豈不願即祗郡事。上寬顧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偃然方命。迹幾似之。儻不投誠陛

下。竊恐難逃譴責。震恐憂懼。無以自容。臣與老母相與爲命。既未容扶持上道。又不可單騎先行。若更遷延月日。深恐輔郡久無正官。或致闕誤。重臣之罪。無以自逭。欲望聖慈察臣由中之言。出于懇切。特賜宮觀差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幾母子或可保全。盡出天地父母之恩。糜捐頂踵。不足以報。冒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二狀

臣比蒙聖恩。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臣暫還鄉曲。卽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冒暑感疾。瘧痢交攻。屢瀕危殆。不免控告君父。乞奉祠侍養。得旨不允。此猶是朝廷故事。又有量展赴官日限指揮。明詔之頒。詞旨溫厚。俯矜危悃。洞照眞情。登拜三讀。闔門感涕。臣仰銜隆天厚地之恩。不敢隨卽再請。今詔下幾旬。踴蹐不遑。臣母雖幸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日月。安得頓復舊觀。黽勉上道。深慮顚隮。母子相與爲命。又不可單騎先往。深恐稽留君命。使婺女久曠守臣之職。臣則有罪。不免復申誠禱。欲望睿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差臣在外宮觀一次。使得杜門專意醫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恩。亦足仰助孝治之萬一。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狀

臣比以母病陳乞宮觀。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者。拜命三次。周章踴蹐。無所措躬。伏念臣憃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使親求外。過家上冢。悉荷矜從。誠願勉竭少圖報效。而況臣所

得州素爲浙東佳郡財計粗優歲事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實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間而年高易于感動近嘗夜作嘔逆次日心脾痛楚幾于委頓閫門無以自存驚惴度日此去舟行三日至越遵陸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尙須扶掖方能起坐委難支吾若迫于威命勉強登途脫有不虞萬死莫贖昔陳寔爲太丘長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以爲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臣雖不孝安敢爲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訴于君父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俾臣得以杜門專意醫藥之奉保全老母之餘生臣無任祈天望聖惶懼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婺州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比剖左符暫歸故里屬親闈之感疾叨宸陛以陳情荷溫詔之一頒控忱辭而三請因殊庭香火之奉得專心醫禱之營仰戴恩私寢成藥喜忽蒙東記再畀藩宣不移東婺之輔邦俾遂南陔之孝養固當仰體趣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壽益高幾近九齡之耄雖官程甚邇尙踰數驛之遙儻扶侍以亟驅恐疲勞之未免況臣世系本出部封至今三邑同姓之人不減四明聚族之衆向于宦路或講宗盟親疎之間悔吝斯起憂患不堪于累歲聽明尤減于前時敢以妄庸冒此煩劇欲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別選長才庶安衡泌之居以盡晨昏之職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復元職名依舊宮觀者。臣遞聞成命。深震危懷。伏念臣生遇昌期。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旋因奉母以求閒。處此累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尚遭白簡之彈。踏地靡遑。敢冀青氈之舊。忽頒綸于北闕。復寓職于西清。拜寵若驚。祝釐如故。不圖簡記。遠及微蹤。揣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矜殘悃。亟寢誤恩。庶安敝里之居。免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郡者。臣恭聞明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少習一經。本因覓舉。仕踰三紀。非敢爲高。論思無補于清朝。更迭遂求于輔郡。爲親而歸故里。九易歲華。復職而畀外祠。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闔門皆驚。久伏丘樊。豈不願承于任使。儻無疾病。猶當出效于驅馳。茲貢需章。實有危悃。母以九十四之耄。日抱沈痾。臣以六十七之年。又嬰宿疾。顧二人相與爲命。無一日不曾用醫湯藥扶持。苟延暮景。里閭勞苦。具見眞情。心志已凋。豫切不虞之懼。頭顱如許。寧堪共理之良。伏望聖慈。俯憐舊物。許令終養。以全烏鳥之私。仍俾祝釐。少安麋鹿之性。

乞致仕狀開禧二年十二月。

右臣么微之迹。遭際聖時。叨綴從班。曾無補報。憂患餘生。自貽嚴譴。杜門省愆。衰瘁日甚。重念臣生于紹興七年。今年及七十。揆之禮經。實當告老。伏望睿慈。許臣致仕。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祈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聖旨不允者引年有請願畢餘生賜旨未俞敢申再瀆仰動蓋高之聽冀垂從欲之仁縞以致爲臣者實累載之素心不得謝者乃清朝之異數苟非宿望厥有彝章如臣者少既無奇今將安用不堪荷橐賦彭澤之歸來但切杜門類介推之偕隱子欲養而親已矣老將知而耄及之而況拜不能興扶而後起退量病體何必待年揆以禮經適當納祿弗容自默非敢爲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畎畝遂終齒于幸民許掛衣冠庶獲全于晚節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復元職者臣忽聞牽復倍切驚惶伏念臣久遂退閒晚更憂患不知自謹宜得大呵曲荷隆寬止從薄責既坐縻于祠祿復進冒于侯封增衍圭腴方申謝牘敢圖審眷尚及孤蹤未容掛神武之冠仍爲洗丹書之籍寵還故職以貢餘生感上意之至優恐輿言之弗貸欲望皇帝陛下鑒由衷之悃憫垂盡之年追寢誤恩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開禧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龍圖閣直學士依所乞致仕者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縞以引年載請方拜俞音進律過優幾成誤寵重念臣仕參法從歸卽隱居多病蚤衰久有掛衣冠之志爲貪叅祿尚存戀棧豆之私不因及七十之期安敢爲再三之瀆幸茲得謝何望叨榮矧惟漢閣之班莫重河圖之直當以處

趨功之彥豈應畀納祿之人伏望聖慈收還渙渥念臣素知止足俾臣相保始終惟舊貫之是仍庶餘生之無媿臣除已遵奉聖旨致仕外所有龍圖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開禧三年十一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無可用老而益衰既已引年方茲待盡忽蒙頒命不知所爲況號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爲急有如臣者將焉用之輸忠竭誠則已忘舊學陳力就列則又爲廢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非敢飾辭以控免悉自衷誠而吐陳冀別用于眞賢庶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鑰召赴行在卽具奏辭免恩命奉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疾速赴行在又蒙賜臣詔書一道者召命鼎來亟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動九重之聽伏念臣投閒已久告老方新憂患薰心積有負薪之疾權豪側目尤深據蔗之危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忽聞上聖雷霆之斷復見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聲萬物亦爲之吐氣雖曰杜門而待盡寧當俟駕而後行實以蒲柳蚤凋桑榆暮迫病纏雙足時歷半年弱質旣衰曾鍼砭之弗及餘災未殄致醫禱之無功已分終窮豈萌他望仰蒙簡記首預旁招已掛衣冠敢效從班之專達肆頒綸綍更加禮遣之優恩涔瀝丹心仰于洪造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察此由衷略反汗之小嫌遂乞骸之素志或寬歲月俾息田廬儻拜

起之粗堪。豈奔趨之敢後。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間。又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樓鑰落致仕除翰林學士。日下前來供職者。臣控辭未允。聞命尤驚。伏念臣性資顓蒙。學殖荒淺。仰逢休運。屢點周行。本無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宮之名表。有媿錦窠。代西掖之王言。久塵薇省。攝承翰苑。親預禪書。兼內外播告之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疚心自勉。血指知慚。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憂患。嗟視陰之幾何。絕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矧嬰沈痼。期保餘齡。逮茲更化之初。猥奉趣歸之旨。循牆固請。出綍又新。彈虎門已掛之冠。殊乖素志。正鼇禁久虛之席。尤懼非才。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衷。別求髦俊。俾司是職。大放厥辭。庶德音昭示于萬方。雖武夫亦爲之三歎。獲苟安于故里。免有玷于隆知。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繼具奏辭免狀。准詔書不允者。屢辭召節。已干方命之誅。疊遜詔綸。又冒執愚之懼。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竊以起廢江湖。豈非臣子之大願。充員翰墨。尤號儒生之至榮。而臣昔者攝守實由西省。今焉被命。乃自外方。身已納祿。而復齒垂紳之間。仰上恩之特異。年過從心。而使當視草之職。眞近此之所無。臣自知其弗堪。人必以爲不可。進退之際。踟躕靡遑。欲望皇帝陛下念及衰殘。許其引避。或不容于固請。姑別處于閒曹。雖懷知止之慚。猶有可勉之理。

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伏蒙聖慈除臣翰林學士仍依故事本院待詔李舜臣至臣所居宣入院充學士者遠殫除命貴臨東海之濱甫覩威顏徑上北扉之直重勤主眷申遣王人荷新渥以無堪撫舊游而自失伏念臣學徒泥古仕本代耕素甘州縣之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鵷序寖上螭坳紫薇久典于訓辭青瑣進司于封駁天官掌選兼侍金華之嚴史觀綴文久攝玉堂之邃投閒置散已分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巳矣寧知末路復被優恩不容臥家趣使赴闕對遍英之閣曲軫淵衷登螭文之堂殆成陳迹自歎形容之盡變況聞棫樸之涤更已試罔功既衰焉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才無終棄仁不遐遺解琴瑟以更張聿修治具出絲綸而彌大下取故臣欽佩隆知頗驚羣聽臣敢不勉尋末學增葺寡聞彊爲瞶瞶之詞少答便蕃之寵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者疊拜恩光彌深震恐伏念臣頃者攝承文部兼直禁林進讀露門無匪高華之選退耕綿上不堪憂患之罹冀垂車以示子孫辱賜骸而歸田里敢圖出綍復使彈冠況在七旬之餘悉紆三組之重不惟共貳俱俾爲眞有如朽鈍之蹤曷稱便蕃之寵欲望皇帝陛下別圖衆俊無備一夫念齒髮之早衰察精神之不及姑仍舊貫尚竭庸材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繼具奏辭免伏准詔書不允者詞禁再登甫祇官次恩光三

錫益震愚衷貢遜牘以未敢望宸居而力請伏念臣才本無用病因易衰休官方幸于杜門承詔忽驚于赴闕尋鑾坡之舊已懼不堪居從橐之先尤爲非據況二選並稱于劇部而九重密侍于邇英仍兼視草之司深切負芒之懼欲望皇帝陛下俯矜誠悃曲軫頹齡既知斷斷以無他安得多多而益辦許容避寵庶免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者臣再入脩門屢膺寵渥周章亟拜踧踖靡寧伏念臣頃簉從班嘗共衆職既典銓于選部仍視草于禁林茲皆遂于爲眞又已參于進讀更頒恩旨俾預史官比緣疊組之煩疲于奔命乃若汗青之重無所措詞至今媿之況復老矣三者已難于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欲望皇帝陛下憫其已過于七旬察其難兼于數器以國典爲甚鉅擇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蹤粗殫駑力

攻媿集卷三十三

狀劄

乞歸田里劄子 嘉定元年七月。

臣輒傾誠悃。仰干天聽。伏念臣危孤之蹤。自慶元改元補外。因遂投閒。十有三年。而尙遭排抑不已。屢欲陳乞致仕。以年旣未及。恐涉矯激。繼遭內難。卽吉之日。甫及七十。引經至再。始遂掛冠。臣自去國。卽爲終焉之計。人所共知。去冬仰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是時非敢俟駕而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除目下及于里門。郡守又從而津遣。扶病赴闕。再瞻淸光。洊蒙親擢。加以兼職。又且俾典貢舉。非不願勉竭衰悴。少伸報效。重念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文字之宂。經筵史館。皆非所堪。近以中暑招醫。不敢謁告。步趨拜跪。強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顚踣。久妨賢路。且玷明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祿歸老田閭。實戴天地之恩。敢忘君父之賜。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惕聞渙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汙朝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爲

奉親。置散投閒。久作山林之計。匪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摧剝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長于六官。且悉歸于衆職。亶爲過分。何敢僥求。況已越于從心。比再祈于納祿。不圖睿眷。擢造樞臣。典選固難。尙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居。寵加祕殿之名。兼預儲寮之列。誤恩下逮。羣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儻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尙方。錫名駒于內廐。臣庇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之間。復冒恩榮之辱。禮誠過厚。心則靡遑。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覩。使之安分。抑免傷廉。特降指揮。追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依舊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誤恩猥至。撫己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投閒散。荷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筦之班。仍預儲扃之客。已爲過幸。每懼弗堪。曾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寧容濫吹之人。偃伯云初。茲豈養痾之地。尙蔑一毫之效。遂叨二府之眞。念朝行之髦士甚多。況天下之逸民未舉。不應遍列。乃以序遷。欲望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反汗。遴選英才而圖任。姑令舊著之少安。亟賜俞音。免貽羣議。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承命下臨撫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之有貳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淸黜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于月琯已疊被于恩綸玩惕自慙于事功而何補衰疲旣甚況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冠而退忽驚寵渥俾預政機載攷舊章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近比未聞兩地之贅員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憐過分收還成渙願亟賜于俞音茂柬英才以共扶于興運

賀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恭審寵錫宸章聿新戶册前星少海益嚴壯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震亨協吉日進無疆某叨預下寮欣聞盛事容卽陪于賀旅敢先貢于忱衷伏望令慈俯垂鑒察

乞歸田里劄子嘉定三年四月。

臣輒伸衷悃仰干天聽臣聞七十而致仕禮之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累朝三入周行寖塵法從年未六十卽遂投閒屢思納祿正恐或以爲矯母喪旣終適當七十再疏待請自謂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冒聖慈更化之日首賜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盡畀舊物旋由樞筦進貳政機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歲月毫髮無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之時而況筋力日衰每虞僵仆素有足疾曾爲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戀慕聖德願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衰悴許

臣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以盡餘生不勝萬幸

第二劄

上章有請願致爲臣頒詔甚温未容得謝敢瀆陳夫愚悃用仰冒于宸聰伏念臣少已無稱老將安用仰被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止存于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盡鐘鳴夜行當已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睿慈俯回淵聽放歸田里俾遂畢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第三劄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瀆頒渙渥未許告歸三貢需章終期得請敢冒蓋高之聽仰干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迂儒叨塵近綴上恩至厚加寵數之便蕃同列成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年實寖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爲甚過了無橫草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乘而再駕識分知足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戀劇之譏豈能戶曉久妨賢路奚補公家屢屬葦于皂囊終投誠于丹扆仰祈聰鑒俯察衰蹤與其僵踣于朝重貽鐫誚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矣辭已窮屏息以俟

御筆·痼爲時者艾·秉國樞機·進退之間·重輕所繫·數頒詔諭·宜悉朕懷·勉竭壯猷·毋庸遽去·

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閏二月·

臣敢傾危悃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經也臣五十九而投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卒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是歲一發數月甘爲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簪履之舊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又頒趣行之命扶櫜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荏苒三載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五矣既違古義又乖初心筋力益衰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撫事傷感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顛踣是虞茲敢投誠君父乞骸以歸非惟麤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惶懼祈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陳頒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爲期竊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四旨驚眷寵之過優舊或施于累押之餘今乃用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遑安伏念臣學術素疎宦情尤薄禁路已知其踰分政途深媿于罔功況在縱心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今日猶玷邇聯凡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列殆幾貪祿以忘歸福過災生重以鴒原之戚日暮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拜每虞于僵仆覬息影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君父之前伏望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瘁恩榮素厚非無犬馬戀棧之心志意已凋但有麋鹿投林之想倘得退尋于醫藥庶幾尚保于桑榆

慈矜其過老察其由衷許臣依舊致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茲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度老而氣耗難以黽勉趨走既忝參預又不容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俯增震惕伏念臣舊有宿疾甘爲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預明時共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強而中實枯心欲爲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無報效之勤立則欲僵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人言況復近因風溼之侵初爲飡泄之疾眩暈幾成于顛仆摧頹重費于扶持雖轉刻以復醒亟還家而歸臥仰蒙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一朝或作于周行萬死難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忱悃許掛衣冠往尋丘壑庶可訪尋藥石收聚精神苟餘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近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非敢瀆蓋高之造實緣有未盡之誠輒干蕭斧之誅冀動凝旒之聽伏念臣少無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之聯甘處廢閒之地屬睿主當改弦之始俾微臣仍曳履之餘擢寘樞庭遂進參于讒嘏重糜廩粟曾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誚于人自知非久于世然而七旬以後三載于茲矗能力勉于步趨因謂尚堪于驅役鳥雖飛而宜下可不

知還。燈欲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未及衰殘而告退。況今以疾病而有求。倘遂伏于先廬。庶少延于暮景。伏望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其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遡九重而請命。祈一札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祿。在常情則然。養老乞言。猶古人不廢。況大臣之進退。繫朝家之重輕。有如賢卿。蔚爲國老。頻閱抗陳之奏。殊乖眷委之懷。益務交修。毋思獨善。

親書奏謝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累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洊冒天威。近在堂中。忽作暈眩。幾至顛仆。謁告呼醫。尋即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溫詔。尚閟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可支吾。且聞居家引疾。素無宣押之例。惶懼承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敢圖天地之隆私。申賁雲漢之親札。獎飾備至。訓以去就之宜。臣實何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雖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萬一。謹于中夜齋祓。躬伸奏謝。來日自當俯伏宸陛。控敔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臣輒有微誠。仰干天聽。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某。政和中由卿列擢守鄉郡。興利除害。非止一端。每有奏聞。隨即報可。其後在任首尾五年。宣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杭嚴處州。皆遭攻破。越及溫台。僅餘城郭。外邑亦多塗炭。惟臣祖申節備禦。多設方略。闔境無虞。就陞徽猷閣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禦書

褒美。皆親灑宸翰。雲章昭回。海邦增耀。城內一湖。舊有十洲三島。最南一處。適與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錦照堂。刻碑堂中。以侈上賜。中更兵燹。巍然獨存。是時州治初復。移爲小廳。碑石暴露。隆興元二年。閒州郡方始再建。及今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連歲暴風秋霖。頹損尤甚。臣自顧么微。猥叨誤恩。置諸邇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顧惟家世之舊。不敢自默。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材植。以時增葺。倘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許本家及官司指占。安泊居止。庶可永久尊奉先朝奎畫之嚴。抑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東宮耕織圖劄子

某衰遲之蹤。叨逾過分。自塵樞筦。即備儲寮。仰蒙令慈眷顧加渥。退念略無毫髮。可以補報。每切慚悚。某伯父故淮東安撫璹嘗令於潛。深念農夫蠶婦之勞苦。畫成耕織二圖。各爲之詩。尋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加睿奬。宣示後宮。至今尚有副本。某嘗書跋其後。仰惟皇太子殿下。淵沖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愛民。固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爲天下大本。或恐田里細故。未能盡見。某輒不揆。傳寫舊圖。親書詩章。併錄跋語。裝爲二軸。伏望講讀餘閒。俯賜觀覽。或可備知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實諸几案。庶幾少裨聰明之萬一。亦以見下寮拳拳之誠。

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聰。臣聞之禮經。自幼學以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用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

遭際三朝。四入周行。年除歲遷。寖至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來。恩渥益隆。遂塵樞筦。進參讌嘏。亦既三年。中間屢嘗自列。眷留再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允。俞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瘁。隱痛交攻。每趨朝謁。悉出勉強。深懼儀踣于宗廟會同之際。有玷陛下保全之恩。顧豈有人仕則在古制之先。而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譏。難免人言。臣自知媿。有靦面目。伏望聖慈矜念衰殘。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允。臣竊惟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恥養士夫之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有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守。是爲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陛下改弦更張。以來。興念正元朝士。所餘無幾。又多久厄于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耋艾。亦皆以次收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之人。或去或亡。幾于略盡。獨臣久玷政途。未容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祿爲己有。則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又曰。路不妨賢。則詘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凡在朝列。有懇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精力尚強。猶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疏智短。不足以任共政之責。所以切切求退。非爲圖山林閒燕之

以淋瀝爲苦。近復以暴下累日。赮然弗支。形體瘦瘁。飲食絕少。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僨仆大廷。萬目並觀。徒爲清朝之玷。臣之獲譴。顧何足言。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迄餘生。以全暮景。實爲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降四項指揮。不容引退。臣感激恩遇。衰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貳東省。三數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饑疫。蟲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穀順成。此皆國家運祚方興。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員尸素于此。豈不仰戀明時。而乃自求屏退。況今郊祀大禮在近。千載際遇。又將預駿奔之列。引疾匄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困疾病。筋力頓衰。精神懵恍。不能自持。正恐當聖主精意明禋之際。冒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萬一顛沛于郊廟壝壇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責。是以不復更敢引經據古。直述情素。投告君父。及此秋季祀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桑梓。得爲太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聖鑒。誠爲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無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茲焉三瀆于冕旒。誠欲一歸于巖穴。危衷傾敩。溫詔洊頒。已窮告老之辭。深感留行之眷。惟是臣荏苒五載。侵尋八旬。

瀆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無任惶懼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納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洊有危悃不容自已敢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古今之通義而在漢尤以二疏爲賢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而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眞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爲欺公議不以爲過正以其年既篤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無能爲役起于掛冠武政累歲賢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十有七望八十幾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福過災生拙恙交攻呻吟宛轉殆無生意三宜去三上封章皆出由衷之言不敢遽稱疾篤以欺君父又敢望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臣庶幾二疏之風抑以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倘得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紀無極若筋力尚可勉強猶當一拜軒陛之下以展犬馬戀戀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威顏臣下情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可以感動宸聽仰蒙聖慈親御翰墨眷留至渥予告至再祇服異恩敢不退聽初亦自謂幸得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可勉強自振上副九重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過災生終歲疾病入春反深醫者伎窮假限將滿衰悴痛楚愈難支吾屢瀆君父實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其事歸伏田里消弭悔咎少延殘喘不勝百生之幸

第六劄

臣輒瀝危悃。洊瀆宸聽。臣老朽抱疴。五上乞身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醫藥。又復許時。拙恙曾無差減。晝夜呻楚。左右所不忍聞。垂絕之命。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息事之戒。奔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會。未嘗托病苟且。況冒居邇聯。首尾六載。日謹昕謁。退而贊貳政機。應酬庶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曰徒勞。然竭其區區之愚。每欲粗伸報效。猶以不稱爲懼。今則筋力已憊。病又困之。恭謝之後。元日朝賀。使者在廷。皆阻于就列。蓋兩月餘不獲進瞻威顏。豈有高爵重祿。養此衰殘之人。上辜任使。下妨賢路。懷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聖春之優加。實公言之可畏。內自揣度。如臨淵谷。假限既滿。不容勉強。揆以漢法。三月當免。稽諸著令。止許百日。是敢申布忱悃。控投君父。伏望睿慈。察其迫切。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已窮。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干天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邇列。于今五年。自揣疎庸。歲歲求去。奏疏徹聞。無慮數十。聖度容納。非直寬其譴呵。而又親灑宸藻。過形奬飾。區區所陳。竟閟俞音。使臣筋力未憊。尚可勉強。固當殫竭駑駘。以答隆恩。公論私計。猶弗暇卹。而今者一病累旬。略無退證。醫療備至。不容措手。惟有決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負。稍免憂懼。庶幾消弭災咎。假息餘齡。倘得畢志丘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雖九殞不足以論報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體衰羸。天氣尙暄。若俟假滿有請。必致重勞處分。故敢不俟半月之限。竭其懇悃。欲乞聖慈免再給假。賜臣骸骨。及今得歸。尙可生還故里。不然。則必至斃踣于此。情實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臣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特灑宸翰。賜臣錦照二字。庶幾奎畫昭回。庸侈祖孫被遇累朝眷寵之厚。以爲敝里私家無窮之光。不勝榮幸。

乞東宮書懷綏二字劄子

某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旨依某所奏。某乞身得歸。欲于堂側立懷綏扁榜。是敢仰干令慈。望賜某二大字。以爲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